



在夜和黎明
有梦境的魔浮现
在我自己的过往

论两个活了千年的老怪物的
现代日常

有间 汤药铺



纪出矣

著



不同的灵魂
在阻止爱情这件事上不起作用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YUANZHOU CULTURAL AND ART PUBLISHING

汤有间 药铺

YOU JIAN
TANGYAOPU



纪出矣

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ZHUO WENYI CHUBANSH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间汤药铺 / 纪出矣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7. 10

ISBN 978-7-5500-2451-9

I. ①有… II. ①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44993 号

有间汤药铺

纪出矣 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胡志敏
选题策划	吴小波 高 丽
封面设计	泪 呆 苏 荼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	9
版 次	201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207 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451-9
定 价	32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: 05-2017-410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网 址 [http : //www. bhzwjy. com](http://www.bhzwjy.com)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楔子		/ 001
第一章	住得都是些什么玩意儿？	/ 004
第二章	没有爸妈出来打死她	/ 019
第三章	落架的神仙不如妖	/ 027
第四章	我去！和欸我去！	/ 053
第五章	背点东西也不容易	/ 072
第六章	过气 ■ 鬼见愁 ■	/ 090
第七章	对不起我有大舌头	/ 106





第八章 死鬼的爱情	/ 130
第九章 日子难过	/ 147
第十章 老师说要家访	/ 160
第十一章 千疮百孔深深深	/ 181
第十二章 何处是吾乡	/ 194
第十三章 酱油，陈醋，二两米	/ 209
第十四章 奈何一梦，一梦奈何	/ 238
第十五章 你真的有病，我真的有药	/ 249
番外 孟奈何的奈何乔	/ 264

楔
子



在鹿城，墓梳巷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。巷子前窄后宽像副棺材，胡同是死的，丈宽的过道房舍顶上都种着疗愁花，每逢旦桂两月都能嗅进一鼻子的清香。有人说，这气味，可以使人忘忧。

墓梳巷不起眼儿，房舍虽不及秦砖汉瓦华贵，到底带着青石板留下的古意。清朝初年，这里还开着一水儿的棺材铺、神烛店，据说胡同最里面还有处庙宇。庙不大，香火倒是旺盛的紧，里头供的是阴司的孟婆。结果赶上雍正爷驾崩那会儿，有传是误食丹药所致，朝廷四处打压道教，守庙的道士都脱了道袍，空下来的庙宇也就跟着卖了，改成了汤药铺。

买铺子的可巧也是位姓孟的，个头儿不高，眉目清秀，笔直站在巷口的模样端得十分气质。虽不知来头，也能看出跟这巷子里的小门小户是不同的。

这是位肚子里很有笔墨的女掌柜，话不多，也不爱示人，众人看不出她的年纪，便常以孟掌柜的为称。

孟掌柜的在“死人”巷子里挣活人的钱，治得好的就看病抓药，治不好的就顺手一指街头巷尾，让人随便找家铺子备棺材。

后来，洋车代替了两条腿，蹬脚拉活儿的也都改了营生。一时星辰交替，时代变迁。买卖香烛的自然也跟着做不下去了，唯剩下几个做死人生意的手艺人，还在周而复始地跟一卷一卷的木头屑子过活。

他们仍旧交代后世子孙坚守着过去的那点旧气，那份讲究，仍旧在舍顶种着疗愁花。

疗愁花又名忘忧草，是孟婆娘娘的本尊花。但是总有新时代的不肖孙儿唱反调地告诉他们，忘忧草现在都改叫黄花菜了。

摘下来，晒干了，可以用来涮锅和炖肉，汤底鲜咸醇香。

这可真要了老命了。

再到后来，墓梳巷的店铺卖了个七七八八，只余下幽深里的那处无名无匾的汤药铺子，还在风过岁沉的古巷里，熬着一锅药花混杂的陈年老汤。

第一章



住得都是些
什么玩意儿？

查电表的小姑娘唐池又忤在巷子口不敢进去了。

按理说，这种例行公事的检查是很正常的，进了屋，开了表，抄个字儿，就可以再到下一家去了。

让唐池犯难的是，这次要查的这家，让她实在有点迈不开腿。

位于鹿城中央街墓梳巷最里面的孟家，时至今日还在门口挂着两盏白面美人的灯笼。两层楼高的大宅收着一处小院儿，白天看上去还有点古意，放到晚上就显得鬼气森森了。

唐池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晚上，仗着胆子大，不信邪，风风火火地冲进去以后，抬眼就跟一个梳着云鬓穿着紫袍的女人打了个照面儿。

女人的面皮很白，头发很黑，两只手揣在袖子里，正认真地真真地盯着一口深斗大锅发呆。锅子里还熬着不知名的东西，说不出来什么味儿，反正不好闻。

那一天的孤灯古院，和迎面吹进鼻子里的旧木滋味，透着一股老掉牙的瘆人阴气。

唐池连电本都跑丢了。

今天她特意挑了个艳阳高照的午后。

上个月的电表是孟宅的管家秦叔帮忙抄给她的，“管家”，这户破宅子好像就喜欢用这种老派的称呼。老到好像大清还没亡，慈禧还在世，端水递茶的都该是丫鬟小厮，不知道今夕何年一样。

真邪了门了。

唐池不知道这次还能不能看到秦叔，冒着汗的手心卷起又松开，鼓了好几次勇气，也只好战战兢兢地登上门前的三块石阶。

孟家的大门刚好就在这个时候打开了。

开门的人对她说：“乔爷看你站了好一会儿了，让进去坐坐呢。”

唐池一听腿就软了，一句：“你们宅子里住得都是些什么玩意儿？门都没开，槛都没迈，他怎么知道外面有人？”

想问，又没来得及问出口。

她很快就在敞开的大门中，看到了用人口中的乔爷。

熙光廊下，身姿笔挺的男人正在点烟，修长的手指在嘴边抬起又放下。大概是听到了她进来的脚步声，微侧了头，奉献了一点儿视线。

“我是这家的账房，乔衍。”

乔衍的发色是染出来的棕栗，发丝清爽，刘海儿也不遮眼，

腕上的 OMEGA 表是今年的新款。但是他身上穿的却是件青袍云纹的大褂儿，料子精细又考究。

唐池又是一愣，自从进来这间见了鬼的宅子，她常常都是这副弱智一样的表情。

住在这里的人太喜欢用一种随意的状态活在旧时光里，以至于她都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自己活错了年代。

乔衍应该是习惯了“外面人”进来以后的反应，在唐池的工作牌上扫了一眼后，无甚波澜地说：“唐小姐吗？电表在屋里，是你自己去查，还是找个人陪你去？”

音色好听，但是，懒。挂在嘴角的笑容，温和又敷衍。

唐池模糊记得自己好像是答了一句：“让秦叔跟我一起吧。”直到机械地抄回电表，脑子里还是浑浑噩噩的一团。

唐池出来的时候他还坐在那里，烟已经抽完了，玻璃烟灰缸的旁边摆着一盏香茗，茶香混着烟气。就放了一杯，明显不是用来待客的，就是自己喝。

他也没有要跟她攀谈的意思，也不逐客，眉宇舒展，仿佛很爱这份悠闲。

唐池的脚底板再次在门口踟蹰了起来，这次不是不敢进，而是不想出了。

她还是鬼使神差的问出了那句。

“刚才……你是怎么知道……我在外面的？”

她是真的好奇住在这间屋子里的人到底都是些什么奇人异士。当然，她敢问出这句话，也是仗着这会儿是白天，仗着面前这个看上去漂亮温和的男人，有影子。

乔衍的回答却出乎意料的随意。

“看的。”

“看的？”唐池大吃一惊，“怎么看的？！”

他们不会真跟老话说的住在古宅里的道士术士一样，能开天眼会通灵异吧？

乔账房很有几分兴味地将身体侧向一边，示意她去看正厅。

“用眼睛看的。”

厅内一张曲尺柜台上，正对着沙发摆着一台显示器，一个页面六个视频框清晰地转投着孟宅几个角落的情况，其中就有一个是正对着大门的。

“你，你们家怎么装了这么多摄像头？！”

“开店做生意的多安几台监控有什么奇怪的吗？”

是店，肯定就有外客上门。外客，就难免有手脚不干净的。只是孟家大宅常年无名无匾，让人总是记不起，这其实是家中药店了。

唐池也知道乔衍这话说的没毛病，又隐约觉着，还是哪里

不对，嘴里冒出的疑问更多了。

“那你们店里的人……为什么都做古人打扮？还有上次那个女人……”

“那是我们掌柜的。”

“掌柜的。”唐池跟着念了一遍，这称呼也够古的，“今天怎么没看见她出来呢？”

“我看你们里面摆的还是曲尺柜台，那些柜子都有些年头了吧？世代传承的？”

“你们家电表走的字儿也不多，平时不会还在点蜡烛吧？”

“你这身儿衣服倒是挺好看的。是你们掌柜的逼你穿的还是自己愿意的？”

乔爷的耐性用完了，嘴角一弯一笑，只回了一句：“管得着吗？”就回身进了屋。

唐池还是每隔一个月就要查一次电表，几次过来都没再见过那个奇怪的女掌柜。

她多半是秦叔招待的，偶尔是乔账房。

乔账房并不如他的长相那么好相处，甚至有些怪。天气晴好时，她才能看到他搬着把太师椅在廊下吞云吐雾。红色烟盒被他放在左手边一抬就能触到的小几上，高兴时，会跟她说几句不亲不近的话，聊几句不咸不淡的天。

你在烟光薄雾里看他，也猜不出多大年纪，一时像二十几岁，一时又像是活在另一个岁月中很久很久的人。

唐池听里面住着的老人说，孟家的门面百十来年都是女掌柜的当家，开始的时候挺热闹，卖过几次之后就冷清了。现在孟家掌柜不管外场的事儿，铺子里大小事都是乔账房出面打理。

乔账房跟女掌柜的关系却一点都不好，他们经常听见她跟乔衍吵架，说话的声调不高，温温吞吞的，乔爷脾气上来时也连名带姓地叫过她孟奈何。

孟掌柜的不爱言语，人却是蔫蔫的有主意。

乔衍看着不温不火，生起气来不达目的是谁也别想好过。

有一回，孟奈何把他从法国奥比昂酒庄带回来的干白给砸了，被乔爷拎着衣领子扣到车上，扔到了高速公路上。

她也不是省油的灯，说话就把车窗砸个稀烂。

说到底，这两个东西都有点浑不吝，要不是有秦叔两边周旋着，指不定得打成什么样儿。

不过乔衍，也实在不像个缺钱的主儿。就看他身上穿的、用的，这得花多大的钱才能请到这么一尊佛？

外面的人还说，孟家汤药铺是有点儿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。因为他们总见不到有客人上门，他们的店还能长久不衰地摆在那里。

有……几百年了？

说话的人掰了半天指头也没有算清，只知道，掌柜的终日只是睡，账房整日只是懒，统一的不是勤快东西。

他们哪里知道，孟宅做的，从来都是晚上的生意。

这一天太阳完全落尽以后，孟家汤药铺就迎来了今天的第一位客人。

刚入三月的天儿还挺冷的，晚风料峭不比寒冬温暖多少。来人却只穿了一件靛色薄毛呢复古长裙。脚上一双黑色小高跟，踏上石阶时踩得“踏踏”作响。

那人上来以后就是一通拍门，好像浑身上下都带了一股子邪火，直敲的黑漆铜面的大门也“悲”出了好几声“吱嘎”。

乔爷那会儿正在太师椅上打瞌睡，大半个身子都拢在大褂儿里，睡得正暖和。被吵醒以后皱着眉头往显示器上一扫，发现是老客高春华，很快就不高兴了。

站起身拉开门，他面无表情地指着左上角的牛角铜铃对她说：“不知道规矩？”

“您都出来了还讲什么规矩？”

咔嚓一声。

高春华眼睁睁地看着乔衍又把她锁在了门外，她是有自认为非常不得了的事情过来的，心里气火得不行，手掌抬起来还

想再拍……又想起里头那位喜怒无常的性子，真惹火了，能晾她到太阳升起来。再不情愿，也还是得老老实实拽了铜铃下的绳子。

耳朵里灌进两声清脆的“当啷”，这才又有用人来开了门。

孟家汤药铺的前厅和大门隔着一个四方小院儿，高春华进了院子就跳着脚说：“还非让摇那破铃铛？我都快急死了。”

里面的那位还在慢条斯理地往柜台上挪，态度不冷不热，口气不咸不淡：“那就别摇，一直在外面站着。”

这是不耐烦了。

没见过谁家打开门做生意的还这么大气派的。

然而高春华的事只有这里能办，又少不得放软了语气惯着：“乔爷，这次可真不得了了，我们家出大事了。”

乔爷歪在桌子上的脑袋还迷糊着，盯着桌前的一个点说：“多不得了的事啊，吃药能治得好吗？”

高春华这会儿可通透明白了，专拣好听的回：“还有咱们铺子治不好的病吗？”

乔爷此生大多数时间都爱听奉承话，赶巧今天不知道是没睡舒坦还是怎么着，觉得高春华这句奉承十分假，也十分不合心意，抽了一根卷烟叼在嘴上，神色怏怏地道：“也有治不好的，也有不耐烦治的。”他又埋下头去抽屉里找火柴，“……